

## 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在现代汉语‘把’字结构句中的不均衡表现

胡文泽

*US Naval Academy*

本文旨在从认知语法角度讨论现代汉语中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在‘把’字结构句中的不均衡表现。笔者指出，现代汉语里，在‘把’字结构句中存在一条从‘致使’结果义典型表现到非典型表现的连续统。在这个连续统中，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的表现程度是不均衡的，有一个由强到弱的分布，并认为这样的分析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汉语说话人对‘把’字句的认识全貌，而且更符合人们通常的分类认知。

### 1. 引言

与传统‘处置’义（王 1944-1945, Li and Thompson 1981）解释不同，胡（2005）认为“‘把’字句‘A 把 B+C’的语法意义是‘与致使源 A 有关，‘把’字宾语 B 处于 C 描写的结果状态中”，以下简称‘致使义’。继此结论，本研究将进一步指出，现代汉语中，由‘把’字结构组成的各类句中，这种语法意义的表现是不均衡的：

- (1) 他把车洗干净了。
- (2) 桑椹把孩子的舌头吃紫了。
- (3) 他把车洗了。
- (4) 他把旗子一挥，……。
- (5) 他把车往河里开……。

从语感上讲，（1）-（5）是不一样的。（1）-（2）带有很强的致使义，（1）、（2）都有很具体的致使结果，（3）有结果，但不具体。（4）的结果在言外，并具备明显动感，而（5）的动作性明显，具有很强的处置义，结果隐含在某种预期中。从形式上看，（1）-（5）也有所不同；（1）-（2）中的谓语均为动补结构加动态助词‘了’，（3）中的谓语只是动词加上‘了’，而（4）的谓语带有‘短时貌’标记，动作义多于结果义；（5）的谓语则带有强烈的动作延续性。按照‘把’字句致使义的分析，‘把’字句的语义重心是落在致使结果状态上的。那么

‘把’字句的语义表现就不应同动词表现的动作性,或动作延续性发生关系。换言之,把字句谓语不应带有体现致使动作本身过程的标记,如短时、进行体貌。从语言事实上看,典型的‘把’字句,如(1)、(2)、(3)的确是这样,加入短时貌‘一’或表示进行的‘在’后都站不住。可是(4)和(5)就不一样了。

(5)的情况特别棘手,因为可以说“他正在把车往河里开呢”。当然在分析操作过程中,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结构和语义上的限定,把(4)和(5)排除在‘把’字句以外,不予讨论。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做法,不能全面地反映汉语母语说话人对‘把’字句这一客观现象的认知,最多是分析手段上的权宜之举。本文将从原型理论(Rosch 1973)出发,对‘把’字结构句中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的分布做一系统地描述,并予以分析,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## 2. 从‘典型’到‘非典’

原型理论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乃至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。与传统分类理论不同,原型理论认为各个类别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,黑白分明的关系,而是一种从家族核心到外延逐渐变化,由典型到非典型的关系。一个个体之所以属于某一类别,不是因为其具备某种区别性特征,而是因为此个体同本类中的核心成员之间存在有家族近似性。这种近似性越强,则与核心成员的关系越近,反之,则远。从这一观点来看,如果承认‘把’字句的语法意义为‘致使’义,我们就可以把强烈表现这种‘致使’义的‘把’字结构句看成‘把’字句的典型核心句,而将那些‘致使’义表现不那么强烈的,而又在结构和‘致使’义上与核心成员有着某种家族近似关系的‘把’字结构句看成边缘句。

(6) 就他的儿子,反正就叫明成祖是谁,把他杀掉了。

(7) 你还能把他怎么样?

(8) 那时候有浦心余,那会儿想把满族团结起来,人名浦心余,画家。

(9) 人就说话怎么土里土气的,怎么那么一点没礼貌没家教,把家长都带出来了。

(10) 这就算求着人家,让人家把这个尸体给咱们留着。

(11) 他也没后代,没什么的,反正就一人儿了,国家也把他养起来了就。

(12) 我把脚硌坏了。

(13) 这事儿真把我急死了。

(14) 什么还能把他怎么样?

(15) 我编的,我还不怕,就把你怕成那样。

## 胡: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

- (16) 洗凉水澡把他洗病了。
- (17) 看他这样儿，把刘庸笑得前仰后倒的。
- (18) 他满以为这突然的枪响会把贺龙吓个半死。
- (19) 吃饭把他噎着了。
- (20) 一不留神，我把他丢了<sup>1</sup>。
- (21) 我刚才的蛋糕哪儿去了，嘿，谁把我蛋糕吃了！？
- (22) ...但是还有一个弟弟，反正是解，把他解职了。
- (23) 后来到我们这么一穷了，把这刀啦什么伍的都买了，买废铁了，哈哈。
- (24) 干嘛,练练,来个掉毛儿,把脖子歪了。
- (25) 年纪轻轻的把个老婆跑了。
- (26) 把旗子一挥，（就）冲了上去。
- (27) 把裤腿一挽，（就）下河去了
- (28) 他把眼一瞪，（就）抄起一根棍子来。
- (29) 目前，世界各制鞋公司正在把高技术引入制鞋工艺，不断推出新款式旅游鞋。
- (30)... 龙华人正在把梦变成现实。
- (31) 菏泽地区正在把清退引向深入。
- (32) 日元升值从宏观到微观正在把日本经济带入了非变革不可的境地。
- (33) 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发展经济，提高综合国力。
- (34) 现在全中国人民正在把现代化作为自觉的追求。
- (35) 图为工贸公司锅巴生产线的工人正在把成品锅巴装箱外运。

例(6)-(19)就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表现而言，可以说非常完美，完全符合胡(2005)的定义，用通俗的话来说，都可以解释为与某人、某物、某事有关，某人、某物、某事由于某事件处于某种结果状态中。表面上看，(6)-(11)与(12)-(19)有所不同。主要区别是，(12)-(19)的例句没有具备意志性的致使源，而(6)-(11)中有。正是这种区别给人们一种印象，似乎(6)-(11)更具备致使义。实际上，从语法

---

<sup>1</sup>丢在这里表示丢失的意思，而非扔掉。

意义上看,这两组是一样的,不同的只是他们具体句中的词汇意义。具体来说,(6)-(11)中的致使源 A 恰好具备意志性,而(12)-(19)里的 A 恰好没有。下面一些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:

(12a) 石头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12b) 他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13a) 这事儿真把我急死了。

(13b) 你真地把我急死了。

(14a) 你还能把他怎么样?

(14b) 什么还能把他怎么样?

这里看出, a、b 句的致使源有所不同,意志性的有无也有所不同,但就致使结果义而言, a、b 没有区别,具体来说:

(12a)、(12b) 我的脚硌坏了。

(13a)、(13b) 我急死了

(14a)、(14b) 他怎么样

再来看一下(20)-(25)的情况。有了前面两组的比较,我们对这一组就比较容易做出判断。虽然在谓语构成上,本组与前面两组有所不同,但从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表现上看,本组与前两组没有区别。(20)-(25)的谓语都是由动词直接加‘了’组成的。语感告诉我们,虽然没有补语,但结果状态的表现依然充分。至于这种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,笔者认为和‘动词时段语义’(Verbal Semantics)有关。相关的具体分析因为同本篇关系不大,这里不予讨论。这样(20)-(25)可以说具备所有(6)-(19)的特点。细查之,(6)-(25)除了语法意义表现以外,有几点是共同的。一,‘把’字谓语或为动补结构,或为动词加‘了’,或为表示结果状态的词语,呈现明显的结果义;二,所有的句子都不表现事件或行为过程本身,句语义重心落在由事件或行为引起变化后的结果状态上。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的特点,(6)-(25)中都不可以出现标志事件或动作本身过程的成分,这包括“在、正在、一”。因为这些成分的出现将与致使结果义发生冲突,而使这些句子不可接受,如:

(36)\*石头正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37)\*石头在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38)\*石头正在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39)\*石头把我的脚一硌坏了。

(40)\*他正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41)\*他在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42)\*他正在把我的脚硌坏了。

(43)\*他把我的脚一硌坏了。

(44)\*我正把他丢了。

(45)\*我在把他丢了。

(46)\*我正在把他丢了。

(47)\*我把他一丢了。

可是(6)-(25)的这些特点在(26)-(35)这些‘把’字结构句中却发生了变化。这里实际上有两种情况:一是‘把’字句谓语带‘一’的情况,一种是‘把’字标记前带‘在’或‘正在’的情况。

先看一下有‘一’的‘把’字结构句。通过仔细观察,我们发现(26)-(28)其实是‘把’字结构与‘一...,就...’格式的结合。准确地说,是‘一...,就...’格式做‘把’字句谓语而成的一种特殊的‘把’字句。我们知道,‘一...,就...’有自己的功能,其意义表现在于表示两个连续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发生。‘一’后的动词短语表现短暂的行为或事件,‘就’后面的成分代表前一事件后立刻出现的行为或事件,而后一事件在某一程度上是前一事件的结果,见以下例句(吕淑湘等 1980):

(48) 一请就来。

(49) 门一推就开。

(50) 他一解释我就懂了。

(51) 一写就一大篇。

当然不是所有的‘一...,就...’的句子都可以同‘把’字结构结合,因为不是本文重点,不在这里讨论。这里要说得是,因为‘一...,就...’结构的第二部分有结果义,这样就有了同‘把’字结构结合的可能性。尽管在这种结合后的结构中,‘把’字结构C中动词表现带有一定的过程性,而且结果义与‘把’字结构C中的动词关系不如(6)-(25)中的那么紧密,但是由于C中带‘一’的部分表现的过程性

在这些句子中不是语义重点，其语义重心实际上还是落在‘就……’那部分上的，也就是结果上。这样这些以‘一…，就…’格式组成的‘把’字结构句基本满足了‘把’字句表现致使结果的语法意义的要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一类‘把’字句看成‘把’字句中的比较特殊的一类。从语料上看，这类句子，尽管我们没有作系统的统计，是少数。我们通过北京大学网上现代汉语语料库进行了非常粗略的概算，其结果如下：含‘把’的结构共 408, 708 条（这里包括‘把’为名词和量词的条目，如前五十条中，有四条是这样的情况），我们任意选出 500 条，具体到本文，选了前 500 条。在这 500 条中，没有一例以(26)-(28)格式出现的情况。在人民大学《北京话口语语料库》中的 1075 条‘把’字结构中也只找到三条(26)-(28)格式的句子。

下面看一下带有‘在’或‘正在’的‘把’字结构句。我们发现这类句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其‘把’字谓语部分都表现一种‘趋向’性。这里所谓‘趋向’性并不仅仅狭隘地限于空间关系，而是一种涉及时空关系及程度范围的抽象意义。这类‘把’字句的谓语整体语义总是表现一种朝向目的点的位移，有时是时空上的位移，有时是不同状态程度间的位移，前面的(29)-(30)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尽管这里面各句的具体词汇意义不同，但是都表现了向预期目标发展的意义，从而隐含了一种结果。与(6)-(25)不同，这些结果均非已然，而是一种预期。这类‘把’字句谓语带有比较明显的过程性。如(29)，如果加上词汇意义，很清楚，‘高技术引入制鞋工艺’这一目标此时还没有实现；(30)中的‘梦’也没有完全成为现实。(31)-(35)中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。正是由于(29)-(35)中的语义特点，此类把字结构句的整体意义表现就与(6)-(25)相去甚远，感觉上很不一样。好像‘把’字谓语中的动词所表现事件或动作所表现的过程性明显，而结果性相对削弱。但是这些句子中的预期结果，显性的还是非显性的依然是‘把’字谓语语义指向的终极目标。这在(29)-(34)中分别表现为：

(29a) 引入... 工艺

(30a) 变成... 现实

(31a) 引向... 深入

(32a) 带入... 境地

(33a) 转向... 发展..., 提高...

(34a) 作为... 追求

例(35)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。第一，(35)中的‘正在’并没有跟‘外运’直接发生关系，而同‘装箱’有关。第二，‘把’字谓语表面上没有明显的结果，起码形式上是这样。因为不能把‘外运’在形式上解释成‘外’是‘运’的结果，这样明显

不符合汉语‘动结’结构:‘V+结’的要求。但是凡是母语说话人都能感觉到本句在语义上确实有些结果的意思。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本句谓语的情况。这里实际涉及到两个事件,第一是装箱,然后是外运。但是在本句中如果没有‘外运’好像‘装箱’自己不能和‘正在’单独使用:

(52) \*图为工贸公司锅巴生产线的工人正在把成品锅巴装箱。

同样没有‘装箱’只有‘外运’也不行:

(53) \*图为工贸公司锅巴生产线的工人正在把成品锅巴外运。

追其原因,似乎不管是‘装箱’还是‘外运’都只是某种行为,缺乏明确的目标结果。但是两者放在一起就行了,因为此时,‘装箱’成了‘外运’的前提条件,而‘外运’则是‘装箱’的目标结果。这样过程和结果就都有了。无论是读者还是听话人都可以从字面上得到这层潜在的意思。因此可以说(35)和(29)-(34)同属一类。综上所述,可以说虽然有‘在’或‘正在’的‘把’字结构句过程性高于结果性,但是仍然在现代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允许的范围之内。无论这些句子描写的状态为已然还是未然,基本符合‘与致使源A有关,‘把’字宾语B处于C描写的结果状态中’这一意义。这些句子与(6)-(25)的主要区别在于语义中心的偏移。这种偏移主要取决于‘把’字谓语前后附加成分的具体语义和功能。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(29)-(35)仍然属于‘把’字句只是‘非典’而已。

### 3. 连续统的讨论

以往对于‘把’字结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是‘处置义’还是‘致使义’上,方法上大都是二分,即是‘处置’还是‘不是处置’,或是‘致使’还是‘不是致使’。对观察材料也均未作如上的分类,而是一把抓,试图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。当材料在某些方面不符合工作定义时,则使用排除法予以排除。如前所述,根据这种方法,按照所述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的定义,我们完全可以把(5)以及(29)-(35)排除在‘把’字句以外,但是这样的结论似乎有悖于现代汉语母语说话人对‘把’字句的整体认知。大概没有人会认为(5)和(29)-(35)与真正的非‘把’字句的‘把’字结构句(54)和(55)同属一类,

(54)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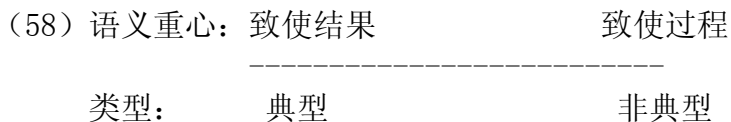
(55)宝玉正把眼瞅着‘海棠春睡图’...

也没有人会认为它们跟下面这些不成立的‘把’字句一样:

(56) \*我正在把门开。

(57) \*他们正在把东西运。

我们一般倾向认为它们更像现代的‘把’字句。实际上，从‘把’字句的语法意义上来看，我们可以得出下面这样一种结论，即‘把’字句的语义重心是在其结果义上，但是这取决于谓语动词前后成分的组合以及词汇组合意义。不同的‘把’字结构句在语义重心的表现上侧重有所不同。如果某一‘把’字结构句的语义重心正好落在致使结果上，那么这一‘把’字结构句属于‘把’字句的典型句。一旦这一重心偏移，移向致使过程，则渐变为非典型句，这一中心偏移越大，离典型句越远，甚至完全超出了‘把’字句的语法意义所允许的范围，成为了不可接受的‘把’字句。在其他因素均等的情况下，语义重心在‘致使过程 - 致使结果’这一连续段上的位置至关重要，而母语说话人对‘把’字句判断上的宽容度也取决于此。语料显示，(6)-(25)这一类是最为常见的，也是人们使用最多的。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，这一类属于‘把’字句的典型范畴，这也就解释了这一类在语料中出现的高比率。与之相比，(26)-(28)就少了很多，而(29)-(35)在口语中基本上找不到，主要以书面形式出现（书面语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，这里不做讨论）。无论(6)-(35)在生活实际中各自出现的多寡，人们从感觉上基本上觉得他们同属一种范畴。可以说，语料实际和现代汉语母语说话人对‘把’字句的实际认知是吻合的。人和机器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他的认知从来不是一分为二的，而是全方位的，连续渐变的。面对这样一种语言现实，我们认为原型理论的解释最为恰当。我们认为，现代汉语中，‘把’字句的语法意义在‘把’字结构句中的体现是不均衡的。存在一种由高程度体现而低程度体现的连续统。换言之，在‘把’字句这个集合体中，按照把字句语法意义体现程度的不同，存在典型把字句到非典型把字句这样一个连续统。典型与非典型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下面这个的图解表示：



#### 4. 余论

以上讨论说明了一个问题，‘把’字句语法意义在现代汉语‘把’字结构句中的表现并非均质，有强有弱。其强弱表现取决于全句语义中心的落点，离致使结果越远，则越弱，而具有此种表现的‘把’字结构句也就离本家族中的典型句越远。由于篇幅有限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没有在本文中作深入的讨论。首先，一旦语义中心完全落在动词所代表的行为过程上，相应的‘把’字结构句是一种什么样的句



子呢?我们要说明的是,这样的句子并不是像(54)、(55)那样的句子,而是不可接受的句子。如现代汉语中,我们不能说:

(59)\*我把你打

(60)\*我们把东西运

第二,从典型到非典这一连续统上,除了典型以外,其他各类各自占据什么位置呢?如,是带‘一’的一类更为典型还是带‘在’的更为典型?他们之间还有没有别的类?对于这些问题,本文作为一个初步的探讨,尚无答案。第三,在观察语料时注意到一个现象,以前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有一种看法,就是‘把’字句在祈使句中用得比较多,而从语料实际上看却并不多,绝大部分是描写性质的陈述句。假设对语料的观察正确,这种现象是和‘把’字句中语法意义表现程度有关,还是和‘把’字句语用功能有关?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。

#### REFERENCES

- Li, Charles Na & Sandra Annear Thompson. 1981. *Mandarin Chinese: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*. California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Rosch, Eleanor Heider. 1973. Natural Categories. *Cognitive Psychology* 4. 328-350.
- 胡文泽. 2005. 也谈把字句的语法意义. *语言研究* Vol.25, no.2.
- 吕叔湘等. 1980.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商务印书馆.
- 王力. 1944-1945. 《中国语法理论》. 商务印书馆.
-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. 2005. 《现代汉语语料》  
[http://ccl.pku.edu.cn:8080/ccl\\_corpus/index.jsp](http://ccl.pku.edu.cn:8080/ccl_corpus/index.jsp)
- 中国人民大学. 2001. 《北京话口语语料》.
- 台湾中央研究院咨询科学研究所、语言学研究所与计算中心. 《平衡语料库》  
<http://www.sinica.edu.tw/ftms-bin/kiwi1/mkiwi.sh>.

